

父亲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儿子



孔令文

“棋圣”聂卫平的辞世,让老天都动容。1月18日,聂卫平的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漫天的飞雪也加入到了送别的队列之中。他的三个子女都到了,长子孔令文手捧遗像,面色凝重。孔令文儒雅、谦逊,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更接近于“i”人。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寒暄,就直奔主题了。在少年时代的他眼中,父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014年12月,在北四环的一家酒店,我专访了回北京出差的孔令文,主题就是他与父亲聂卫平的关系。

01 关于挨父亲打这件事

“与普通家庭比起来,我和我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会比较少。他那个时候在国家队,下棋算是巅峰时期。我当时太小了,只有在他比赛时,我会给他鼓励。他专门陪我玩,这种事情几乎没有过的。但是有的时候,比如他休假或者去参加什么活动,我会跟他一起去外地。”孔令文说。

他在七八岁的时候挨过一次父亲的打,那是聂卫平这一生唯一一次打孔令文。“当时是在密云黑龙潭和白龙潭,很危险的地方。我那时候小,非要跑下去看。那个地方一旦滑下去就没命了,可能会摔死,连骨头都找不回来。我爸那时候就急了,他就跑到我前面去,然后狠狠地把我踢回来了。他最近(注:2014年)也经常说这是他这一生唯一打过我的一次,真的觉得我那时候有生命危险了。”

到了10岁那年,他就离开了父亲。因为父亲与母亲孔祥明离婚,他追随母亲东渡扶桑。这在少年孔令文心中多少埋藏着一些委屈。“去日本可能是一个巧合。并不是我想去日本,或者我母亲想去日本,而是在那个环境下,正好在那边可以(有更好的)发展。我有觉得自己很委屈的地方。刚到日本的时候,心理上肯定有一些不平衡。就是觉得很多事情想抱怨,但也没有地方说出来,也不是说去找谁评理就可以评出结果的事情。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受了一些苦吧。”

02 关于拒收红包这件事

切换到媒体视角,这对并不同姓的父子之间可能存在嫌隙,是一个十

足的噱头。其实,即便是那些年,这对父子之间也并非没有联系。“家人或者说这种血缘关系(是分不开的),我也觉得他毕竟是父亲。(我们之间)并不说没有交往,他也来过日本,那个时候他来日本的机会肯定比现在(注:2014年)更多。比如他到埼玉的话,我肯定会跟他见面或者吃饭。(其间)我也会回国。他是一个很不在意的人,说什么,或者被说什么,他都无所谓。”孔令文如此描述当时他与父亲的关系。

孔令文早早成婚,23岁就有了儿子,这让他更懂父亲了。但在媒体的描述中,这对父子的关系走向了另一个方向。聂卫平想给刚出生的孙子送一个红包,却被儿子孔令文拒绝了。孔令文表示,他在金钱方面已经习惯了独立,“从金钱的角度来讲,我的确对我父亲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看法)。从我跟我母亲1991年去日本,到我母亲回中国,到我自立为止,包括打基础最困难的期间,我就没有依靠他的这种意识,或者说很独立。”

这并不意味着聂卫平没有给过他钱。他还清楚记得父亲有一次给他零用钱,这反而让父子关系变得更加微妙。“我记得他给我一次零花钱,是他来日本的时候到我家住,他说请我吃饭,给了我钱。就是因为次数少,我印象很深的。他回去可能在媒体上说他给了我多少钱、多少钱什么的,又让我特别生气。因为这么十多年,我从来没有(在金钱方面)给他添麻烦,毕竟他也有他的家庭。”孔令文如此回忆道。

媒体的报道让这一桩小事变成了不大不小的一个新闻。后来,孔令文带着儿子孔德志回国,聂卫平亲自到机场接机,并送上红包,关于父子之间存在嫌隙的新闻才逐渐烟消云散。

03 关于下棋这件事

在孔令文五六岁的时候,他的父

母为他找过老师来教他下棋。孔令文表示当时比较贪玩,对围棋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我那时候的爱好肯定是数学,就学算术这一类。他们都说我小时候太调皮了,“在桌子上教你下棋的时候,你跑到桌子下面去玩”。五六岁的时候,(我)没有那种心思去好好学习。我父母那个时候可能就没想把我培养成一个专业棋手,他们可能只是为了培养我的一个兴趣或者爱好在教我,但是我还是没有好好去学。”

16岁那年,他在日本尝试走专业围棋这条道路。彼时,他还是感受到了作为“棋圣”儿子的额外压力,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专业棋手”。等到明确了自己的定位,他反而觉得父亲的光环并没有对自己产生副作用,反而积极的作用更多一些。

在成长的关键时期,他也受到过父亲的点拨,“在我成为专业棋手之前水平太差的时候,他是不愿意教的,因为他这个人性子很急。假如我下一步臭棋的话,他的心脏可能会难受。他都说,我得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他才会来教。可能从我17岁到20来岁时候,他还是很关注我的棋艺。他一有时间就想跟我下,或者事先看看我的棋。虽然我在日本有师父,他还是会主动跟我聊一聊,对我棋艺上面的东西还是很关心。”

等到孔令文不再把拿世界冠军作为目标,或者说失去了棋艺继续提高的目标后,聂卫平有时候还是会和儿子一块摆摆棋,但不再会像之前那么专心或者用心地下了。

04 关于父亲的性格与成就

2013年,聂卫平曾经被诊断为罹患直肠癌。那个阶段,孔令文频频回国,更多是为了照顾患病的父亲。

在孔令文眼中,父亲最大的优点就是性格开朗。“他也说自己是一个很光明的人,不是那种一直都很阴暗的

人。凡事肯定都往好的方向去想。有人说出不同意见,或者媒体批评他的时候,他也完全不在意。对于争胜负的棋手来说,这种心态是巨大的优势。”

这种性格也有另外一面就是固执、不听人劝。孔令文承认,父亲在生病期间也并不是一个听话的人,唯一收敛的就是可乐喝得少了,“他之前是每天都喝可乐,任何时候都喝可乐。”

孔令文对父亲在围棋界的地位不吝赞誉,称赞他是围棋界“伟大的人物”,始终强调“在围棋领域,我一直都是很尊重他的晚辈”。孔令文认为,围棋能够在上世纪80年代末拥有了堪比中国女排的影响力,与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那时候,可以拿金牌,或者说能够击败外国的项目并不是特别多。从1985年开始,围棋这个项目(因为中日擂台赛)被提升到家喻户晓的地位。再加上国家领导人的重视等各方面因素的集合,才会让我父亲那时候拥有了“棋圣”的声望。”

在孔令文看来,他的父亲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代表中国队比赛的时候,他真觉得这是最高的光荣,“说到贡献和成就,我只能说他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人说自己的父亲很了不起,也很怪异。但从历史上看,中国第一次在围棋上赢日本,他作为一个棋手,真的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的力量真的非常大,带动了中国的围棋热。(在这方面)我父亲肯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再加上其他各个方面的环境和条件,促成了那个时代的那个他。第一届(中日擂台赛),他在围棋上能赢小林光一、加藤正夫、藤泽秀行这三个人,我觉得(这是)那个时代真的很难办到的事情。说实话,我只能这么去形容他的这个成就了。”孔令文说。

本文节选自微信公众号《体育产业独立评论》,作者张宾

穿越一千三百年：
被棋圣和诗圣点燃的天府成都

文/要英

成都不仅是天府之国的中心城市、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而且围棋文化源远流长,是棋迷的骄傲。棋圣聂卫平不幸离去令人扼腕,我更钦佩他对成都的非凡贡献,他和成都有着甲子的深厚友谊。成都,就是被棋圣和诗圣点燃的!

棋圣聂卫平与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有着深厚的缘分。棋圣与诗圣跨越千年的文化相逢,为杜甫草堂留下了一段段关于围棋的超级佳话,感动着我所执教的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多国留学生和其家庭长辈。韩国留学生就清楚成都作为棋城,是多项重要围棋赛事的举办地——1965年在杜甫草堂举办的全国围棋少年赛上,少年聂卫平拿到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围棋赛冠军。1973年,21岁的聂卫平作为中国围棋国家队的一员,又一次来到西部胜地成都,成都棋迷的热情与执着,让他印象深刻并坚定了推广围棋信念直至走向国际化。

2019年,第一届中日韩聂卫平杯

围棋大师赛在成都拉开帷幕。2021年4月,聂卫平在诗圣故居杜甫草堂为草堂棋社揭幕,并受聘成为草堂棋社名誉社长。同年,第三届中日韩聂卫平杯围棋大师赛落子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此后,中日韩聂卫平杯围棋大师赛数度落子草堂,进一步丰富了草堂的弈棋文化氛围。

杜甫草堂也是多届中国围棋西南棋王赛的赛场,在西南棋王赛刚刚创办之时,聂卫平也受邀作为嘉宾棋手参赛。高质量的围棋赛事,直接带动了成都十四五期间的文体商旅融合,是传统文契喜遇拥抱市场和国际旅行者的新契机。

2024年11月,年过七旬、大病初愈的聂卫平再一次现身杜甫草堂,为中日韩聂卫平大师赛决赛挂盘讲棋。据《东方体育日报》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在成都线下参与围棋推广活动。

令复旦大学的加坡留学生们津津乐道还有一项赛事——南洋杯世界围棋大师赛。这是由中国围棋协会和新加坡围棋协会共同主办的国际围棋赛事,旨在提升围棋在东南亚乃至更

多地区的认知度和普及热潮。比赛分为两个阶段,32强至半决赛在成都进行,三四名比赛和决赛则在新加坡进行。首届南洋杯世界围棋大师赛于2024年11月1日在成都举行开幕式和抽签仪式,11月2日开始首轮比赛。首届南洋杯世界围棋大师赛落户成都,充分体现着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在包括体育在内的各个领域创新奋进的能力与决心。

由于棋圣聂卫平的不懈努力和其弟子常昊对南洋杯的推崇,成都成为东南亚国家和韩日游客对华主要旅行目的地,不断开辟直航航班,而杜甫草堂自然成为网红打卡之地,类似于上海的武康大楼。而我和复旦大学留学生们都注意到:西南棋王赛历经24届,已从区域性赛事蜕变为全国性精品IP,其“历史场景+顶级赛事”的模式为文旅融合提供了范本。尤其是成都市体育局近年来着力打造“三城都一市”品牌,依托西南棋王赛等高端赛事,持续推动围棋文化与城市国际化进程深度融合,进一步巩固成都作为中国围棋文化高地的地位。

如去年3月16日,随着最后一枚棋子落定,“棋城杯”第24届中国围棋西南棋王赛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圆满闭幕。九位世界冠军执黑白为笔,十六位顶尖棋手以纹枰作纸,在浣花溪畔绘就了一幅棋逢诗境的现代版《对弈图》。当地专家评价:这场围棋盛宴不仅展现了黑白对弈的智慧较量,更通过赛事与文旅的深度融合,为成都棋城品牌注入新活力,成为促进城市消费升级的典范之作。旅行者们感慨:能够在“诗圣杜甫写下——‘老妻画纸为棋局’的地方看棋赛,仿佛穿越千年,触摸到了文化的脉搏”。赛事期间,杜甫草堂周边文旅消费显著升温。游客在观赛之余,可漫步草堂园林、体验川菜美食、购买围棋主题文创产品,形成“观赛+旅游+消费”的完整链条。东道主成都青羊区体育局表示:赛事不仅提升了区域文化影响力,更带动航空、金融、文旅等产业联动发展,助力打造“人文青羊·航空新城”的城市名片。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留学生导师、文学博士

